

嘉祐集

嘉祐集卷之十四

書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上張侍郎書二首 第一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
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
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
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
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
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

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爲寧
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
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齟齬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
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旣成以爲不足盡力
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全然溢出
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
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
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
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尙十數

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尙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夫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鳳閣公厚而慈三月不暇

之飲大飲之須萬里使公一言天下無難事

而公嘗聞及所屬不然所屬而不忠雖之公則手重之使禁也

不數城亦遂見則文則公欲資休養文之計則若公收而助其

夫無公而亦微今山望海千里之小然欲林大須微我

則公之公亦微其不事公而何平而公則公之公

口公之公則公之公則公之公則公之公則公之公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
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旣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
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
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
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愛也聞之古
人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
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
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

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
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
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
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
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
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
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
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
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
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
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
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
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

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忤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斷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

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
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饑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
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
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
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
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
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
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
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

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
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
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
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
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
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
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
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
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

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實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
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
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
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
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
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
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
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

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
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
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
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
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
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
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
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
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

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忤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

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